

儒

林

外

史

記

儒林外史評

上海古籍書店複印

二冊 定價 九元

六一·一二五〇·八〇·八

儒林外史評卷下

天目山樵戲筆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

可見來之非一二次矣

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

變其術

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

大奇

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

王太太無此婉婉

我做太太的人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圍碟剝果子當

家料理

愈出愈奇讀是雖茫然不解然而亦猜著兩三分

你這狗頭在京裡拐了我幾拾兩銀子走了

不知怎樣的

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

僧官太太還俗了

纔不敢開謝了金東崖出去了

龍三去後自應稍敘來

墨故略之或當時諸人聰明如讀者意會不復瑣問邪

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

暗繳上文

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

與匡二聞景蘭江言潘三被掣一樣筆法

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

了荀

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

敘事中忽下讀語前所未有

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

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

張致已意謂略不經意是二十七州縣詩賦

首卷了也

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

一見便加評騭是公子脾氣

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亦未深許

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鮐魚櫻筍下酒

之物妙人可惜那三箇俗物無可談然則王太太倒有名士風味

這是而今詩社裡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

掃盡西湖上許多惡習

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跼著拍著手唱李太白

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妙人

喫到日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

大繡毬好像一堆白雪比二婁蓮公孫在楊執中家如何

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爆燂口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

醒酒何處得此雅僧斷非前日所見鋪眉蒙眼的那一個

卷下儒林外史評

二

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

去目空一世

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猪肚一賣襍膾王太太見著又要罵

不見世面的貨了

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慎卿此番落難

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裡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

了大半日所謂顧影自憐

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著建文軟弱久已弄成

個齊梁世界了未嘗不是

我和你到永甯泉喫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

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御自天

趣彼三人恐未必解此

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

先生

季葦蕭之知慎卿亦不過因其考試而知之

只聽得一個人笑著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

喫酒過夜

廷聖身分口聲全不似文卿了○竟似妓家帮忙及豪門拉馬聲口

原評

得季葦蕭數語不禁爲之色舞

然而葦蕭胸中亦祇有二十七州縣詩賦

首卷九字也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

葦蕭亦俗物耳然狡

點靈動勝於諸人
慎卿入其彀中

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裡慎卿是有深心者與少卿不同

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亦或有然輕

重不在此

只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兄弟亦不論潦

潦倒不潦倒

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然則還有小半個未走到

姑娘十二分的人材還多著半分何妨湊齊

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開口便是才子佳人彼以爲雅我厭其俗

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南史梁蕭譽惡見婦人相

去數步遙聞其臭
慎卿乃又過之

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

以言

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

魔頭

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

之正

怪癖極矣

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個知心情人麼

以言

季葦蕭暗道他已經著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

暗道

十八字太拙擬易云季葦蕭沈吟了

一回笑道云云含蓄下文似勝原本

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女人

賊

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

賊

只一句話該圈了

上

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

賊

洗臉擦肥皂換了套新衣服徧身多薰了香

可笑

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

讀者已笑不可仰而杜慎卿尚未知

來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

此時不知慎卿心上如何樂

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沉

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

滿腮鬍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

來霞士身形留在杜慎卿眼中看出以作

笑

杜慎卿喫了一驚說道哦

與沈天孚的哦遙遙相應

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

四書何人不講究但金

東崖非其人耳

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

葦蕭已神往其間

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

樂死了

便宜這狗頭

通省梨園子弟各班

富云通省城

季葦蕭道豈但句

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

賊

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

慎卿北行一去不來得毋成識長亭

餞別四字可省

來叩見杜少爺

只叩見杜少爺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

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些生意過日子

此亦文卿所不肯為

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

先冒他一下

我轉說出一個人來也只當是我帮你一般你卻不可

說是我說的

自己既不能幫而轉薦於人又引以為己功又怕人說出心事殊不坦白○以鄰國

為壑妻老爺所謂也

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

給人家用

此等說話少卿安得而知之而筆之於書然則此書非少卿者所作可知矣

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

下文是教他投王爺子卻又牽連出邵奶公無謂

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

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

此一番傳述是為少卿寫照然而杜氏族誼平

常慎卿已
親口招認

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
效勞了數月還說
借了幾兩銀子慎

卿銀子貴重可知只是
聲色場中不惜所費耳

叫作四號墩了
今謂之四
了口也

一個通紅的酒糟鼻
酒鬼招牌

韋四太爺來了
熟客

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尙帶著些姑娘氣
韋四太爺
豪邁故嫌

慎卿爲姑娘氣其
實不止姑娘氣

要杯酒喫
又大雅又豪爽好鬍子天下後世酒人當鑒
金事之○韋四太爺形經頗近牛玉圃而開

口自
不俗

想著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只

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費老

伯便極力相助人情勢利只知幫東家省錢積聚那肯

賓是主皆

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韋四太爺歎

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妻老爲人惟韋四太爺一言爲定評

太老爺著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著要照顧他的子未

見杯子面王鬍子已喫多少酒來了

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

穿大濶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大眼黃鬍子的人前書已

見過卻又扭扭捏捏假做斯文讀者猜是誰

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

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

恐人考他故如此說此張俊民乖處今之笨賊卻偏要嚼

幾句云內經內經恰好露出馬腳來

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喫將來挂

招牌就可以稱儒醫

說得卻也鬆動

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著他大捧的銀與人用

只送你用便不算手鬆

邵老了想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

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裡說是留著韋

四太爺同喫的

邵老了想卽邵奶公之妻不是他說出此罈酒至今尙存

那酒和曲餬一般堆在杯子裡聞著噴鼻香

必要寫到十二分令

讀者垂
涎可惡

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自送人
哭 參與他喫厚道極矣精細極矣古之人與今之人蓋有
行之者而今已矣悲夫悲夫讀至此何能不

我聽見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上

不接下氣滿胸一個王父母
老師口頭只是勉強酬對

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裡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

就替你陪著客你就到汪家走走請酒的是汪家請的
是王知縣請的陪客

是杜少卿與臧三哥
甚麼相干如此著急

喂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

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裡去頑

此等俗物何必一定拉他喫少
卿歎串不分黑白所以如此

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罈頓在炭上

此桂

休矣鬍子酒鬼殺風景

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擡到簷內

此間用著張鐵臂

韋四太爺捧著金杯喫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

可知只

酒味

送進來與少卿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

明知他此時一

查定不

把錢都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

沒有沒奈何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

的慢慢做著工算

衣箱纔送進來隨腳復進來同話而

之後其母一會暴死而復到杜府求借時候不合情事

不對其僞顯然若遇慎卿立辨其僞卽下人裁工亦不